

点子以智取胜 智慧因谋而赢

阴术阳谋 暗藏机锋 妙点奇招 力挽狂澜



# 传世金点子秘笈

最新整理珍藏版 本书编委会主编 学术顾问 汤一介 文怀沙





修身方略 处世技巧 领导艺术 从政方法 管理秘笈  
公关诀窍 职场方案 商战计谋 军事谋略 情场攻略



ISBN 978-7-5149-0105-4



9 787514 901054 >

定价：1560.00元（全6卷）

最新整理珍藏版

学术顾问◎汤一介 文怀沙

# 传世金点子秘笈

六



## 神秘的“微点”

1942年1月初，美国联邦调查局收到了一份令人困惑不解的情报。这份情报是由一个打入纳粹间谍机关——汉堡克劳普斯托克纳粹间谍学校的反间谍人员发来的。他说：“两个星期前，我的这个班毕业了。在欢送仪式上，校长雨果·西伯尔德博士发表讲话说：‘元首在北美和南美洲的耳目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同我们保持联系，美国人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不久，我们就要在全世界畅通无阻地互通讯息，而不致遭受险阻。现在我不能给你们解释传递讯息的方法，但请你们注意发现微点——许许多多小黑点。’我被奉命派到美洲，除此而外，就再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了。”这份情报中提到的传递讯息的新方法——微点是怎么回事？这正是令美国特工人员困惑的问题。他们对此做了种种猜测，并根据这些猜想进行了一些实验，但由于对这种“微点”知道得太少，无论什么方法都无法确证情报中所说的“微点”究竟是什么。

联邦特工人员奉命严厉检查所有从国外带进美国的物品。功夫不负苦心人。1941年8月的一天，当特工人员检查一位刚从巴尔干来到美国的一个年青人所带的物品时，意外地发现了这种“微点”。当特工人员从他的一堆东西中拿起一个信封时，由于光线正好倾斜成一个斜角，掠过信封的表面，他突然看到了一闪的微光——一个小点反射的光线。这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仔细查看，发现在信封的正面有一个黑色的微粒——一个句号，或者像一粒蝇屎。这个特工马上用一根针的针尖轻轻地戳这个黑点，结果，黑点松动了，看上去像是用外力附着到信封上面的什么物质。当这个小黑点被放到显微镜下放大200倍以后，呈现出来的景象使特工人员惊呆了。这是一封完整的打字信件在底片上的影像，是一封德国间谍机关给这个间谍的指示信。

在证据面前，那个来自巴尔干的年青人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并且供出了关于“微点”的一些情况。这项技术是由德国德累斯顿高等



技术学校的查普教授发明的。它是首先把要保存的文字材料用打字机打在四方的纸片上，然后，用高精度的照相机摄影，这样，就可以得到像邮票大小的照片。接着，把照片放在被颠倒的显微镜下再摄影，经过这一次缩小的影像就被留在一块涂有乳胶的玻璃片上，底片经冲洗后，涂上一层醇精火棉胶，乳胶便可脱落下来，再用一种经过改制的注射用针对准带有信息的微点，轻轻挤压，微点就取出来了。下一步就是把微点安放在纸张上。先用针把纸张轻轻地划几下，再用注射器把微点压进已被刮起的纸张纤维中，然后，用非常小的针头把被刮起毛边的纸张纤维重新压到微点上，最后，在微点上薄薄涂上一层粘性很强的醇精火棉胶，微点就紧紧贴在纸张的纤维中。这种微点之精巧真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它完全像打字机打上或是铅印的一个黑点，而它的信息含量也是令人吃惊的。当阅读这些密件的时候，要用显微镜才行，所以，那些携带微点密件的纳粹间谍往往携带一架折叠式显微镜。

通过破获这个间谍，联邦特工掌握了“微点”的秘密，从而使它不再成为秘密。通过不断地查获微点，他们经常能够了解德国间谍的活动情况，阻止了他们许多的破坏活动，也保护了盟军许多重要机密不被泄露。通过查获微点，也使许多纳粹间谍落网，间谍巢穴被捣毁。

德国人挖空心思发明了这种“微点”技术，自以为万无一失了。但是，由于盟国出色的反间谍网的活动，在敌人的内部掌握了这一秘密。经过美国联邦特工人员的艰苦努力，破获了敌人多次用微点技术从事的间谍活动，最终解开了“微点”之谜。德国法西斯多行不义，即使掌握了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也挽救不了覆亡的命运。

## 智窃“图—104”

自从苏法通航后，法国一直觊觎着在巴黎——莫斯科之间飞行的苏联“图—104”飞机，因为它的制造技术遥遥领先于各国，特别是它上面的发动机，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喷气式飞机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结构



新颖，设计先进，具有性能稳定、功率大等特点，在当时世界飞机发动机机械中独占鳌头。法国航空科研机关曾几次和国外情报和反谍局“第七处”的情报专家马尔赛勒罗瓦·芬维尔中校密商，如何能得到这种发动机，芬维尔总是一筹莫展。因为前苏联对这种新型飞机的安全防范十分严密，别说弄到这种发动机，就连看一眼也办不到。再说，一台发动机有几吨重，要搞到它谈何容易。

一天，一架“图—104”由于发动机出了故障，在法国的布尔热机场停飞了，领班机长电告苏联国内，要求派人维修。这真是天赐良机，芬维尔乘隙开始了预谋已久的计划。

为了使“图—104”重新启航，苏联用重型运输机把一台新发动机和几名机械师运到布尔热机场，进行检查和维修。对这个近在咫尺的庞然大物，芬维尔本想立即动手，无奈苏联人早存戒心，严密地监视着现场，不让法国人靠近一步。

尽管这样，芬维尔还是耐心地窥视着现场上那些忙忙碌碌的苏联人。他发现，那几名苏联机械师把新发动机装好后，就乘那架重型运输机飞走了，而那台坏发动机却留在机场上。随后他看到，几名苏联人把坏发动机运到自己机场的仓库里。并将仓库的钥匙谨慎地揣进内衣口袋，芬维尔不禁暗暗叫苦：“只好等夜里去撬仓库的门锁了！”就在这时，芬维尔又获悉，苏联人打算用重型汽车把这台坏发动机运到圣·德尼调车场，然后再用火车专用车皮把它运回国内，并且正想招雇一家可靠而又便宜的运输商把发动机运到调车场。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芬维尔立即谋划。于是转瞬间，一个“国际运输公司”宣告开张了。它设在巴黎的一条僻静的巷子里，“经理”、“职员”、“秘书”、“打字员”、“业务员”、“司机”、“搬运工”等一整套人员，十分齐全，拖挂运输卡车、吊车等运输设备应有尽有，就连公章和印着“国际运输公司”红字的便函也有了。苏维尔印发营业广告，招揽生意，机场上的“好心人”也向苏联人推荐。最后，该公司终于以“价格便宜，服务周全，运输能力强”等优点压倒其他投标公司，被苏联人优先选中。双方都十分满意地迅速签订了合同，搬运期定在两天之后，天黑启程。那天晚上，芬维尔扮成装卸工，同他的助



手，“司机”科伊东，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开着一辆 10 吨大卡车来到了机场。在两名苏联人的监视下，他们把那台坏发动机装上了大型载重卡车，向圣·尼德火车站的方向驶去。法情报部门事先安排的一辆装有无线的雷诺汽车悄悄地抢在卡车前面，另一辆装有无线的“DS”牌汽车紧跟在卡车的后面。芬维尔在卡车里通过报话机和这两辆汽车直接联系。他得到“DS”牌汽车报告，说苏联人也乘一辆雷诺牌卡车，紧跟在情报局车队后面进行监视。

“必须甩掉苏联人！”芬维尔用报话机向接应的特工人员发出了命令。开卡车的科伊东是个老手，他知道如何完成上司的命令。当科伊东快要行驶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便放慢了车速，计算着时间，使车开到十字路口时正好是“黄灯”的最后一瞬。科伊东便在红灯闪亮之前的一刹那开着卡车冲了过去。紧跟大卡车的“DS”车一见红灯亮了，就来了个急刹车，正好挡住了后面苏联人的雷诺牌卡车。两个苏联人火冒三丈，他俩重任在身，跟踪心切，便像疯子一样绕过“DS”，去闯红灯。就在这时，一辆事先安排好的旧卡车从十字路口左侧冒了出来。苏联人的车子来不及躲闪，一头撞在旧卡车上。一场由芬维尔导演的而苏联人却蒙在鼓里的“车祸”就这样发生了。待苏联人惊魂稍定，发现自己的车子损伤程度不太大，只是外壳和玻璃坏了，发动机还好时，就立即启动车子，准备去追赶大卡车。可是旧卡车司机却满脸怒气地立在苏联人的车子前边，拦住去路，大喊大叫着：“撞坏了我的车，砸了我的饭碗，还想溜吗？”苏联人心急如焚，掏出一大叠钞票摔给司机，司机仍然不依不饶，非拉着两个苏联人去警察局评个是非曲直不可。

科伊东甩掉苏联人之后，就掉过头来，一路绿灯，直奔特里贡的法国空军基地，于晚上 10 时 30 分在基地的一个库房前停了下来。

30 多个法国航空技术专家、技师，早已焦急地等在那里。车一到，他们立即拥到这个神秘的发动机周围，打开木箱，把发动机分解开来。各种零件摆满了整个库房。画图的画图，拍照的拍照，测数的测数。技术熟练，手脚麻利。

当那两个苏联人处理完“车祸”，得到可以离开警察局的通知时，已是清晨 6 点了。他俩火速赶到调车场，发现发动机已被装上火车。于是



他俩又一阵风似地扑向专用车皮。这时“国际运输公司”的“公务员”早已毕恭毕敬地站在车皮前边，十分礼貌地说：“请先生们检查！”苏联人迫不及待地查看了那些打在发动机包装箱上的铅封印记，觉得和原来样子“分毫不差”，这才松了口气，带着对“国际运输公司”的几分感激之情，离开了圣·德尼火车站。

这个没有注册的“国际运输公司”在承办完这次“运输”发动机的业务后，也就关门收摊了。

法国人总共给这台神秘的发动机照了几千张照片，画了几百张草图，采集了大量的数据，终于揭开了苏联“图—104”喷气式飞机发动机之谜。他们在此基础上很快研制出自己的喷气式发动机，打入国际市场同苏联抗衡。据法国情报专家透露，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这次智窃发动机的成功，使法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足足加快了10年。

## 巧窃情报 掌握战机

1969年12月25日，法国总统蓬皮杜正在他的乡间别墅里同家人一起欢度圣诞节。一大清早，他的秘书便把一份加急密电送到了他的饭桌上：“5艘导弹快艇在瑟堡港被盗。”总统立刻回到了总统府，传令召见海军司令。

“为什么不派鱼雷快艇跟踪追击？我命令你立刻轰炸这5艘快艇！”总统向海军司令怒吼着。

海军司令为难地说：

“目前正在服役的法国舰艇，没有一艘能够赶上这5艘导弹快艇。”

根据法国特工人员的调查，这5艘导弹快艇是被以色列的间谍机关“摩萨德”盗走的。

以色列的“摩萨德”是怎样盗走这5艘导弹快艇的呢？

在圣诞节前两个月，以色列驻法国大使馆的海军上将利蒙，曾代表以色列同法国一家军用造船厂签订了一份购买一批舰艇的合同，其中就



有5艘被誉为“法国海战之宝”的导弹快艇。

11月，利蒙上将应召回到以色列，到首都特拉维夫述职。述职期间，他会见了“摩萨德”的首脑，两人密谈了很久。不几天，利蒙上将带着特殊的使命又飞抵巴黎。他写信给这家造船厂的总经理说，他得到自己政府的通知，不想购买这5艘导弹快艇了，请求中止合同。他在信中表示，以色列政府惟一的希望是收回为购买这5艘导弹快艇已经付了的部分定金。

造船厂总经理在请示了法国国防部以后，用电话答复利蒙将军说：“我厂准备完全接受你的合情合理的请求。”

总经理刚刚挂上电话，就有人敲响了他的门。一位挪威人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向总经理呈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挪威××勘探公司经理塞姆。

法国造船厂经理对这位“从天而降”的买主别提有多感兴趣了。他立即给国防部长写了封信，报告部长先生，他已碰上了一位可靠的客户，这家客户渴望买到被以色列退货的那5艘舰艇。

这件事很快被提交到“战争物资出口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财政部长、外部部长和国防部长分别选派代表组成，专门办理审批战争物资出口事宜。委员会的成员认为，艇上还未装上武器，不属于“战争物资”。既然以色列对导弹快艇不感兴趣，那么，就可以将这些导弹快艇转卖给这位挪威人。

一个月后，一批金头发、蓝眼睛的挪威水兵就来到了停泊导弹快艇的瑟堡港。他们立即登上快艇，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一遍又一遍地洗刷甲板，细心地刮去那些写在快艇两舷上的一个个希伯莱字母和以色列艇名，并且在刮过的地方写上新鲜的挪威舰艇的名字。水兵们还特意在当地的缝纫店赶制了5面挪威国旗，高高地悬挂在每一艘快艇的旗杆上。

在此期间，有一位绰号为“鲨鱼”的以色列艇长，并没有随着法以两国合同的中止而消失。所有的原来艇上的以色列人全都退离瑟堡海港后，只有他留下来处理“后事”。“鲨鱼”在海港，快艇和法国造船厂总经理办公室之间来来去去，逢人就讲，在把快艇移交给挪威之前，应该把每一件小事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法国人轻易地相信了他。“鲨鱼”每次



来到导弹快艇的甲板上，总要举起军用望远镜，长时间地一米一米地察看海港的左左右右，还以赤诚相见的口吻对法国人说：“这么重要的一个海港，你们的监视设施实在是太薄弱了！”通过数次用望远镜观察，他了解了海港的水域情况，摸清了瑟堡港的雷达系统，熟悉了该港的西航道和久已不用的东航道的情形，就连东航道在法国监视雷达荧光屏上不能映象、是个“死角”的底细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这时瑟堡港保安人员敏感地觉察到，导弹快艇和以色列之间的密码电报越来越频繁。在圣诞节的前夕，海港保安人员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巴黎。但是，巴黎人都在准备过节，这份来自瑟堡港的情报放在办公桌上竟然无人问津。

12月24日下午，正当法国人都忙着过节时，利蒙上将偷偷从巴黎来到了瑟堡港。他走上快艇，听取了“鲨鱼”和挪威船主赛姆的汇报后，立即下令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今天夜里必须启航。”“鲨鱼”和塞姆回答：“报告将军，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到这时，读者可能已经明白，挪威船主和所有的挪威水兵，都是以色列人伪装的。

晚上10点钟，5艘导弹快艇上的发动机一齐轰鸣，开始进入启航前的准备工作。

午夜零时，在瑟堡港附近的所有教堂里，隆重的圣诞节弥撒开始了。在这钟声长鸣，人们虔诚祷告的时刻，5艘导弹快艇悄悄地解开缆绳，向海港的东航道驶去，渐渐消逝在夜幕笼罩的大海中。利蒙上将一直目送这5艘快艇消逝在海天相连处之后，才驱车飞速回到巴黎。

天亮后，造船厂的几个职员惊异地发现，几个小时以前“正在试用”的快艇发动机还在海湾轰鸣，可现在却人船俱去，杳无踪影了。

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受蓬皮杜总统之命，在出事的早晨就召见以色列大使。以色列大使馆告诉法国外交部长说，大使正在瑞士度圣诞节。就在这时，那5艘导弹快艇已冲出英伦海峡，绕过利比亚半岛，直奔地中海，并在一群以色列喷气式飞机和几艘潜艇的护卫下，驶进了以色列海域。



## 间谍开道 密窃导弹

1967年，在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的诺伊斯堡的北约组织的空军基地，突然丢失了一枚 AIM—9E 型空对空导弹，一时间，西欧国家为之大哗。

这枚空对空导弹由美国制造，它是专为北约组织的主力战斗机——F104G 战斗轰炸机配备的，取名“响尾蛇”。它能自动导向，装在它上面的红外线感应装置，能探测正在飞行中的敌机尾部喷出的热气流，再依据这些热气流的探测结果判断出敌机的型号、方位，进而予以追踪和歼击。这种导弹是当时美国最新式、最秘密的战斗武器，也是美国在军备竞赛中的一张王牌。

“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的丢失，使北约组织、美国和联邦德国都大为震惊。当时正在西班牙访问的联邦德国总理闻讯后，立即中断访问，返回国内。他严令联邦情报局、宪法保卫局、国防谍报局和联邦刑事警察局保安小组等谍报机关：迅速查明真相，捉拿要犯归案。

经联邦德国谍报机关的侦破，终于弄清，盗窃导弹的是联邦德国的一名叫诺普的军人，一名叫拉明格的建筑师和波兰的一名叫利诺斯基的间谍。

他们三人是怎样在戒备森严的空军基地把响尾蛇盗走的呢？

利诺斯基受苏联克格勃的派遣，以“修锁”作职业掩护，潜入联邦德国，从事间谍活动。他先后发展了建筑师拉明格和诺伊斯堡空军基地的驾驶员诺普。拉明格是一个喜欢冒险并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纨绔子弟。诺普也是个好色之徒。利诺斯基对拉明格和诺普采取投其所好的办法拉其下水，使其就范。这两个德国人经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很快就落入圈套。

利诺斯基让诺普给他弄张空军基地的通行证，诺普照办了。利诺斯基就利用这张通行证大摇大摆地闯进空军基地，悄悄地撬开了保密室的



门，偷走了一台放在柜里的“LK—II”型导航仪，而没有被发觉。这种导航仪是西方同类设备中最先进的，为此，利诺斯基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不久利诺斯基又找到诺普和拉明格，对他俩说，上级让他们到空军基地去偷一架鬼怪式飞机。诺普和拉明格都表示愿意去冒风险。但诺普说：“基地上新运来了几枚‘响尾蛇’导弹，它比鬼怪式飞机不知要重要多少倍。我知道它放在哪个库房里。我们还是去搞导弹吧！”利诺斯基同意了诺普的建议，接着3人便在一起制定了一个具体行动方案。

在戒备森严的空军基地上，他们的这个秘密行动方案，几乎是在畅通无阻的情况下进行的。

首先是诺普乘人不备，溜到存放“响尾蛇”导弹的仓库，偷偷地搞到了仓库门锁钥匙的蜡印，交给利诺斯基复制，还给利诺斯基弄到了一张能接近导弹仓库的通行证。

他们选择了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开始了偷窃“响尾蛇”导弹的行动。利诺斯基和诺普通过门岗进入基地后，就向仓库悄悄走去。利诺斯基极其麻利地用复制的钥匙打开了仓库的门。可是，导弹紧紧地锁在托弹架上拿不下来。他们当机立断，砸开了托弹架上的锁，迅速地把这枚长达3米、重75公斤的导弹搬出了仓库。锁上门后，再把它装上一架事先准备好的手推车上。在这同时，拉明格早已把空军基地周围的铁丝网剪开了一个缺口。利诺斯基和诺普把装着“响尾蛇”导弹的推车推到了铁丝网的缺口处，然后3个人一块把导弹装上了汽车。由于弹体太长，汽车装不下，他们不得不打破汽车的后窗，用毛毯把导弹露在汽车外面的一截包起来。这一切都进行得迅速而麻利。

拉明格开着车离开了戒备森严的空军基地。在联邦德国境内行驶了500余公里，来到了一座叫做克雷费尔德的小城。一路上，既无人暇顾，也无人查问，3个人在小城的一家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把“响尾蛇”导弹分解成两部分，悄悄地分装到两个大木箱中，并在大木箱的外边贴上普通货物的标签作为掩护。事毕，拉明格又用汽车把两个木箱运到杜赛尔多夫机场，办好了经哥本哈根空运到莫斯科的手续，拉明格也随机飞往莫斯科。

可是，当拉明格抵达莫斯科机场时，发现他亲手发出的这两个装有



“响尾蛇”导弹的箱子没有到达，顿时，他急得全身冒冷汗，当即决定由原路返回，探明情况。当拉明格回到杜赛尔多夫机场时才发现，原来在匆忙中忘记把一个附件装入木箱里。拉明格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他沉着地把那个附件装进木箱，请搬运工把这箱“货物”装上了飞往莫斯科的下一班航机……

## 巧窃图纸

“海市蜃楼”式飞机是法国上个世纪 60 年代研制的新机种，它曾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超音速喷气式战斗轰炸机。它可以用等于音速两倍的高速度在距地面 2.95 万米的高空，作持续两个多小时的飞行。机舱里装配着最先进的机关炮和空对空导弹。法国人把它引为自己的光荣和骄傲。

“海市蜃楼”飞机问世后，澳大利亚、巴西、瑞士、比利时、南非联邦、西班牙、黎巴嫩等国纷纷争购，把它作为本国的主力战斗机。仅北约组织就有这种飞机 300 余架。

瑞士的苏赛尔兄弟公司同法国制造“海市蜃楼”的达索尔公司签订了承制该机种的合同。于是，有关“海市蜃楼”的大量图纸、材料、原件被运往瑞士。

苏赛尔兄弟公司制造出来的飞机藏在阿尔卑斯山的地道里。地道有很厚的门保护，可以抵御原子弹的袭击。而制造飞机的图纸则装在许多木箱里，存放在另一处秘密仓库里。

1967 年，法国戴高乐总统突然单方面宣布：不准把以色列已经付款订购的 50 架“海市蜃楼”飞机交付以色列，并拒绝向瑞士提供“海市蜃楼”的关键性部件，这就使得苏赛尔兄弟公司经营的“海市蜃楼”不得不停产。

几年后，以色列自己制造的“小狮”飞机飞上了天。人们发现，“小狮”正是经过改进的“海市蜃楼”。

这是怎么回事呢？以色列是怎么得到“海市蜃楼”的设计图纸的呢？



阿尔弗莱德·弗洛亨格奈格特工程师是苏赛尔兄弟公司的高级职员，负责监督“海市蜃楼”的制造过程。该机停产一年以后，弗洛亨格奈格特向公司建议，把“海市蜃楼”飞机图纸用微型胶卷复制下来保存，再把这些图纸销毁。这样就可以腾出仓库另派用场，还可以节约不少保管费。公司同意了弗洛亨格奈格特的建议，并责成他负责这项工作。

这些图纸属于国家绝密，安全防范工作特别重要。为了使这些图纸在拍摄销毁过程中不致泄密，瑞士政府指定安全部门进行监护。安全部门一方面派警察加强警戒；另一方面对拍摄过程中和拍摄人员严密加以检查和监视。为了把图纸安全地从仓库运到销毁工厂，公司还特意买了一辆菲亚特小卡车，并由弗洛亨格奈格特的亲表弟驾驶，负责运送图纸。

拍摄人员每天拍照后，就把这些图纸仔细地装在一个个硬纸盒里。每周星期四的早晨，把这些装有图纸的硬纸盒放在专用箱子里，用菲亚特小卡车运往销毁工厂。弗洛亨格奈格特亲自负责这些箱子的装卸。纸盒装车后，他就登上卡车，坐在他表弟身旁，一路监督着直达销毁工厂。到了销毁工厂，由特派的检查人员仔细地清点纸盒的数量，并对纸盒里是否有图纸进行检查，核对无误后，马上销毁。弗洛亨格奈格特直到看见每只硬纸盒投入火炉中烧成灰烬时，才在收条上签字。

拍摄、运送、销毁“海市蜃楼”飞机图纸的工作，就在这样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下，准确而又有规律地、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可是，就在这些图纸被销毁的过程中，“海市蜃楼”飞机的图纸却一批又一批地运到了以色列。

这些图纸怎样躲开了销毁炉的熊熊烈火？又怎样插翅飞到了以色列呢？原来就在这“万无一失”的安全保密措施的背后，弗洛亨格奈格特却在进行着更为诡秘的活动。

他以假名在菲亚特小卡车运送图纸经过的公路旁租了一间汽车房。每星期四，装着“海市蜃楼”飞机图纸的菲亚特卡车在离开仓库还没有到达销毁工厂之后，便驶离大路，开进汽车房。进入汽车房后，弗洛亨格奈格特和他的表弟就把门关好，迅速卸下装着“海市蜃楼”飞机图纸的那些硬纸盒，而把另一批同样的硬纸盒调换到列车上。这种调换非常神速，兄弟俩一卸一装不过5分钟。当汽车到达销毁工厂时，特派检查



员每次都是只点一下纸盒的数目，看盒里有没有图纸，至于里面装的是什么图纸，他只需瞥一下那图纸上的“绝密”二字就行了，对图纸的内容连看也不看。只有弗洛亨格奈格特兄弟两人知道，投进销毁炉中的图纸再不是“海市蜃楼”飞机的图纸了，而是弗洛亨格奈格特预先从他处购买的毫无价值的废图。

弗洛亨格奈格特在完成销毁那些废图纸的任务后，再开车来到那个秘密的汽车房，迅速地把调换下来的真图纸装入菲亚特，把它运到靠近德国边境的一座小城。这座小城边，有一家瑞士企业——罗森加尔运输公司的仓库。仓库的管理员叫汉斯·斯特莱卡，他是这家运输公司的新职员，到这里工作还不到一年。

菲亚特卡车到达后，斯特莱卡就迅速地打开仓库门，让弗洛亨格奈格特兄弟把纸盒卸进仓库。待弗洛亨格奈格特兄弟离开后，他再把纸盒装进自己黑色轿车的后备箱中。这些“海市蜃楼”飞机图纸在斯特莱卡的监护下，再秘密旅行几天，就平安地抵达以色列了。

## 巧获手册

1978年11月，一名叫威廉·坎皮莱斯的美国青年被押上联邦法院的被告席。法官宣判：“威廉·坎皮莱斯犯有叛国罪，处40年有期徒刑；其罪行是，他把一本64页的《KH—11技术手册》以3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克格勒……”

《KH—11技术手册》非同寻常，它几乎囊括了美国最新研制的第五代间谍卫星——“锁眼”的全部秘密。“锁眼”间谍卫星上面装有地域监视和远距离放大两种不同的间谍照相设备，它除了具有前几代间谍卫星的功能之外，还能准确侦察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导弹发射场和雷达设施，监视各国部队的调动情况，并把这些情报及时发回华盛顿。但它发回来的情报，特别是那些照片和密码，必须依靠密码本和专用手册来译读和辨析，而《KH—11技术手册》就是译读和辨析“锁眼”情报时所用的



最重要的手册。克格勃如果得到了《KH—11 技术手册》，掌握了其中的奥秘，就能对苏联上空的美国间谍卫星的任务、获得情报的方式等情况了如指掌。这本小册子在美国全国只有 350 本，珍贵至极。坎皮莱斯深知《KH—11 技术手册》的价值，苏联克格勃更是垂涎于“锁眼”的秘密。

威廉·坎皮莱斯对于这么珍贵的资料是怎么窃取过来而又交给了克格勃的呢？

坎皮莱斯是一位希腊移民的儿子，他喜欢冒险，向往间谍生涯。1977 年，他从印第安纳大学毕业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从此，他如愿以偿，来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神秘的间谍宫殿，开始了“新”的生活。

坎皮莱斯仪表堂堂，谈吐不凡，到中央情报局后，很快就得到上司的赏识，被安排在局总部大楼行动中心监视组当监视官。他的任务是审阅每天从中央情报局各地办事处发来的大量电讯稿，并辨析间谍卫星发回的照片。坎皮莱斯被破格重用后，那些和他一起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年轻同事都很羡慕，他自己也为交了好运而一时兴奋不已。然而时间不长，就发生了连他自己都未能预料的变故。

为了完成上司交给的任务，坎皮莱斯必须首先学会使用《KH—11 技术手册》；而要使用这本手册，事先必须在一份“特别保密宣誓书”上签字，坎皮莱斯毫无例外地履行了这些手续。

1978 年 2 月的一天下午，下班铃声响过后，坎皮莱斯终于采取了背叛自己誓言的行动，把那本他自己不知翻过多少遍的《KH—11 技术手册》揣进夹克衫的内兜里，平安地通过安全卡，泰然自若地走出了中央情报局总部大楼。然后就拿着他事先准备好的出国护照，来到希腊的首都雅典。雅典是一座间谍活动极其活跃的城市，在这里，他很快就和苏联克格勃搭上了线。

在一个海风吹拂的黄昏，坎皮莱斯悄悄来到雅典市的一片僻静的无名英雄墓地。一会儿苏联驻希腊使馆的“外交官”迈克尔也悄悄来到墓地。两个身影在苍茫的暮色中碰到一起，他们两个紧紧挨在一起互相耳语了几句后，坎皮莱斯就把一沓儿纸塞给了迈克尔。接着，两条身影就



朝着相反的方向，消逝在夜幕之中。迈克尔回到使馆，翻开这些纸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纸上写的是“锁眼”秘密的一部分。垂涎欲滴之物竟然如此得来毫不费功夫，这可乐坏了迈克尔。他立即回到总部请示上级，上级命令他要不遗余力地尽快弄到手册的另一部分。

于是3天后，在雅典国家体育场附近，又重演了类似无名英雄墓地的那一幕。不过，这次是迈克尔先递给坎皮莱斯一个信封，然后坎皮莱斯再交给迈克尔一沓纸。坎皮莱斯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发现里面装着3000美元，他有些愠怒地说：

“怎么，就这几个钱？”

“你的这些纸，俯首可得，我的上司仅仅是为了褒奖你的勇敢和忠诚，才给你这些钱的。”迈克尔强硬的态度和不逊的言辞，使坎皮莱斯沉默了很久很久。

后来中央情报局发现了这一资料的泄密，把坎皮莱斯逮捕后判了入狱四十年。

## “三轮车”在行动

战前，达斯科·波波夫是南斯拉夫一位小有名气的律师。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他开始了两面间谍的冒险生涯。1940年12月20日，波波夫到达伦敦后，就以经商为掩护开展工作。英国情报机关给他取个代号叫“斯考特”，并为他成立了一个“进出口有限公司”，在一幢六层办公大楼里设了办事处。还让一个出生于奥地利的女特工嘉黛·沙利文做他的助手，经常陪同他拜访上层人物，以便为德国人“搜集情报”。

当时，英国情报工作的重点是千方百计地制造假情报，以使德国人对英国抗击入侵的力量产生错误的估计，从而遏制德国入侵的野心。在这方面需要两面间谍发挥特殊的作用。波波夫向德国情报机关送出了大量的假情报，还有一些半真半假的，当然不会带来太大危害的情报。波波夫还告诉德国人，他的情报有很多是一位奥地利姑娘嘉黛和一位叫狄